

導讀者：

游美惠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閱讀資料：

◎ Desai, Manisha. (2005)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 Woman's Agency,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Globalization." Pp.15-33 in *Women's Activism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Nancy A. Naples & Manisha Desai. New York: Routledge.

一、本文乃在檢視全球資本、結構調整方案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簡稱 SAP) 和國際組織 (如聯合國) 如何形塑婦女的能動性。

● 關於全球婦女的能動性，作者聚焦在以下兩個特點作探討：

(1) 由於全球資本之流動性且同時存在於各個場域造成了「分散四處的霸權」 ("scattered hegemonies") 所以婦女能動性之展現也就可能是各處的草根運動或是在以社群為基礎的在地／跨國 NGOs。

(2) 透過網絡連結、區域會議以及世界大會等之凝聚，跨國的女性主義集結已漸打造而成。

● 全球化的定義分歧，有強調全球資本所造成的同質化效果者，也有分析者特別強調其異質性，但是這兩種相斥的講法其實都只關注到全球化的面向之一。而對婦女運動來說，透過在地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等不同的層次，我們也可以看到為挑戰全球化主流架構女性能動性的展現，不管是女性主義理論或是改造行動，都因此而開創了新局。

二、SAPs 的性別化效果

● 全球化的變遷中，SAP 是影響南半球女性相當重要的機制。SAP 一開始是由國際貨幣基金 (IMF) 以及世界銀行所發起的，其特色如原文頁 16 所示。

● 關於全世界婦女如何受到 SAPs 之影響，基本的主張乃在「所謂的調整，其實是讓女人的生產者角色被非生產者角色取代了，或者，用更強烈的措辭來說，「就是在調整之下，社會的負投資危機因為貧窮女性的超人付出而得以紓困」 (the crisis of social disinvestment 【under adjustment】 is financed from a "social fund" provided by the superhuman efforts of poor women)。

● 作者歸納了四點婦女所受到的主要衝擊：(1) 在女人的授薪工作方面，全球勞動力更加女性化，同時是集中在低薪的服務業。(2) 女性受雇在

非正式部門逐漸增加，沒有福利且其工資在貧窮線以下。(3) 因為健康、教育和社會服務的經費縮減，以致婦女須承受的家務非受薪工作逐漸增加。(4) 土地為全球化生產用途所佔去，以致在地糧食作物之生產削減且環境污染更為加劇。

- 而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婦女分別用不同的方式來作抗爭，稱為「打游擊式的抗拒」(scattered resistance)

(一) 勞動的性別化重構以及女性的抗爭

- 全球資本對於婦女的日常生活造成了矛盾性影響，有許多實例可證，而同時在各地區也有相當多相應而來的批判、反擊與抗爭。

(二) 工作權之確保

- 貧窮女性在非正式部門就業，處境其實不佳——工作未受法律保障，低薪且工時長。而所謂的婦女小型創業的運動，也逐漸被批判，認為這是對市場有利，而非能幫女性增能培力。後來，開始有女人集結組織起來以爭取資源形成網絡以保障自身相關權益，如印度的 SEWA (The 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 在工會化組織集結的過程中，SEWA 也嚐試喚起女性的批判意識，讓他們有知識去看見並解決不平等的問題 (參見原文頁 19)。其他像 Tanzania, Ghana, Zimbabwe, Ecuador, Peru 等其他國家也都有類似的組織成立並積極運作。
- 在北半球，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大部分是集中在有色人種女性移工的身上，當北半球的上層階級女性愈來愈能在專業的部門嶄露頭角，擁有一席之地之時，有色人種移民女性則漸漸被吸納入 Hochschild (2000) 所謂的「全球照護連鎖」(“global care chains”) 之中。Hochschild 對此加以極力批判，主張我們不能將此視為是全球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她認為照顧小孩不是女人的天職，所以母親或移民女性都不應該是小孩的主要照顧者，但另一方面她也主張要給這些移民女性照顧工作者更佳的待遇和工作條件，甚至是允許她們的小孩能有管道接近或會見她們 (頁 20)
- 問題討論：這種主張是否可取？

(三) 為更好的生活品質而戰

- 女人的無薪家務勞動仍持續增加，物價上揚的結果讓女人更容易因營養不良而受傷害。女性主義運動者持續關心相關議題，要求國家要將女人的無薪工作和非正式勞動納入相關統計，例如 1995 年的北京宣言和世界婦女大會就有這個主張，而在各地區也有一些在地的婦女團體持續不斷透過組織運動來挑戰 SAPs 所造成的「公共規定」(“public provision”) 效應。以健康醫療為例，醫療與公共健康服務一直在「私有化」，對於

貧窮女性來說，求得適當的健康照護更不可得。在美國的情形則是：未就業的婦女或部分工時的工作者就無法享有健康照護的福利，女人常被期待要在家或是販賣勞動力，以便為這種公共服務之削減來稍加彌補，減輕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婦女團體則主張要透過加強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促進方案，要求國家多負責任，或是連結國內（際）團體以便施壓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印度的 CEHAT 為例說明（原文頁 23）。

（四）照護大自然

- 環境（保護）議題跟女人的處境亦密切相關連，這一段作者舉了一些實例來呈現各國婦女在這一方面的抗爭和努力，基本上這種跨國聯結都不是 top-down 的整套模式，而是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在地運動脈絡中萌生的。

四、聯合國（UN）與跨國女性主義之連結

- UN 為婦女所作的努力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945-1962 年是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大抵是基於自由派的現代化模式認為亞、非、拉丁美國各國的婦女和全世界的婦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都要仔細探討進行和研究作好文件資料。第二階段是 1963-1975 年強調要考量經濟和社會脈絡的平權訴求才是有意義的，持續的貧窮問題挑戰著現代化模式，因此在 1960 年代 UN 開始轉向為基本需求取向以及到 1970 年代重視永續發展，1980 和 1990 年則採增能培力之途徑。女人所受到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一直是個困擾，因此 UN 的發展方案便努力要塑造婦女使其能有經濟自主權，透過提供增加所得架構以及生育控制知識，來加強開展婦女的經濟潛能。
- 到 1975 年，UN 強調平等發展與和平，訂這一年為「國際婦女年」。第三階段，UN 的推展工作有了較大的轉變，主張若是沒有女人的全程參與，就沒有平等，發展與和平可言。就是在這個階段，跨國女性主義連結才因為有了資源之投入和制度的設計而得以形成，其中兩個主要的組織是 INSTRAW 以及 UNIFEM（見原文頁 27 下與原文頁 28 上）。是到這個第三階段，跨國婦女網絡才快速發展，而婦女也才得以踏上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央。而也就在這十年間，婦女網絡的建立便成為集結和行動的基礎。
- 最後一個階段就更加展現出婦女跨國集結的力量了。從 1992 年在 Rio 召開的「世界環境會議」一直到 1995 年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在這期間召開的許多國際會議都可以看到婦女 NGOs 在最前線的精采表現，以 1993 年的世界人權會議為例（World Human Rights Conference），婦女團體就是其中最具有組織且最能有力發出聲音的，在那會議之中還有一個有名的口號被標舉出來：「人權就是女權，而女權就是人權」（原文頁

30 下)

- 但是婦女之跨國集結在逐步成長之中，卻也並非毫無問題。這種集結常會複製不平等，舉例來說，北半球的婦女和南半球的高學歷女性在跨國網絡之中常是主導性較強的，草根婦女通常較無權也較無法建立聯繫網絡。另外一個問題是南半球的 NGOs 婦女聯盟仰賴北方之資源挹注，像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 就資助了許多跨國運動組織。關於婦運之 NGO-ization，問題其實是有些複雜的。NGO-ization 可能會讓婦運減少基進的批評且變成為是在為政府服務，但也可能有如 Alvarez (1999) 所稱的「混種」NGOs，既在系統內，也在系統外運作。
- 問題討論：婦運的 NGO 化有何問題？利弊得失？
- Alvarez (2000) 還提出了 2 個相互矛盾的運作邏輯：the internationalist identity-solidarity logic 以及 the transnational IGO-advocacy logic. 前者是 guided by identity, reciprocity, affinity, complementarily, and substitutionism；而後者是 guided by experts with special skills shaping international gender policy. Alvarez 認為這二者可能會相互衝突，但作者認為無須過度強調其間之差異或矛盾。

五、全球化年代中婦女能動性之前景

經濟政策有性別化意涵在其中 guided by，不容忽視，女性組織起來對於全球資本的霸權有所回應與反擊，關於這種分散式的反霸權抗爭是否有用，見仁見智，但重點是，全球資本的確不是不能被挑戰的，女人在這反霸權的過程中，開展了婦女無限的潛能，展現能動性，超越了在地的日常生活，本文就將這些各國的相關個案，加以彙整並討論跨國女性主義組織的限制與可能性。

導讀者：

游美惠 (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

閱讀資料：

◎ Connell, R. W. (2005) Change among the Gatekeep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Global Arena. *SIGNS* 30(3):1801-1825.

一、前言

性別不平等展現在各個層面，從經濟、文化、人際關係到個人的情感等，所以要改變現狀，追求性別平等，也就不可避免的會牽涉到深層的制度變革以及日常生活和個人行為之改變等，而在改變性別不平等的努力過程中，男人和男孩所扮演的角色實不可輕忽，他們可以說是在扮演著性別平等「守門員」的角色，他們是否願意開門讓改革措施能夠付諸實踐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本文作者 Connell 回溯整理了全世界跟「男性與性別平等改革」相關的討論並嘗試評估未來的發展前景。

作者除了回顧了男性運動的背景與發展脈絡，同時也探討陽剛特質的社會建構。本文主要是聚焦在聯合國性別評等相關的政策作討論，將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的情形作討論，而 2004 年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之報告「男人和男孩參與性別平等的角色」是本文討論的重要基礎文獻。

- 補充：關於 2004 年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開會情形或討論內容，也可參閱《婦研縱橫》71 期之「性別無國界：聯合國紀行」專題之文章，頁 1-25，2004 年 7 月)

二、世界性別秩序中的男性與陽剛氣概

作者先概述各國男性研究與相關論述的發展，從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關於男性的性認同、關係、陽剛氣概、健康議題、父職實踐等之討論，勾勒出逐漸國際化 (international) 的發展趨勢。

隨著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全球化的變遷趨勢，性別秩序也跟著改變，殖民主義的力量如何讓性別秩序重組，是值得關注的；在地的和全球的性別秩序如何互動更須仔細探討，在這個變遷過程中，不同群體的男人其位置也相當不同，而陽剛特質之建構當然也有差異，可以參考 Robert Morrell(2001)在南非的研究以及 T. Dunbar Moodie(1994)的研究。

三、轉變中的基礎：性別平等相關論辯中的男性／孩

過往大家常會認為性別觀點是女人的關懷，性別議題討論的就是女人的問題

(事務)，男性很少被納入討論，然而從文件資料之檢視中，我們可以發現男人其實是重要的比較(參照)基礎，例如女人的弱勢是相較於男人之優勢，討論性別暴力問題時，男人就是言下之意中的加害人／攻擊者，而 HIV／AIDS 的性別探究，當然也會將男性說成是製造問題的始作俑者。影響所及，男人僅是婦女政策中的一個背景類屬，所以男人常會置身於「性別議題」之外。

後來，反撲的勢力興起，Warren Farrell(1993)和 Christina Hoff Sommers(2000)發出論述，為男人／孩抱不平，還有許多新保守主義的論述，強調男人之失勢與不利更值得關注。也有政策制定者嘗試用平行並列的方式來解決爭議，亦即有「女性健康」之資料檔就該也有「男性健康」這一類，有「女孩教育」的策略探討也該有「男孩的教育」之關注等。但 Connell 認為這樣是有風險的，這樣會塑造出更大的兩性區隔，而非縮短兩性之間的差距，而也有人會擔心將男人帶進(“bringing men in”)婦女政策的思考擬定之中，會讓男人跟以往一樣又佔去了更多的財富資源和擁有體制化的權威。

男性／孩在「性別平等」上的角色到底為何，在 1990 年代持續引起爭論，1995 年的北京「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之中也宣示要「鼓勵男性全面參與，促進平等」，其他許多非聯合國系統的國際會議也都明白揭示這項訴求。

四、利益分歧：支持與抗拒

但是男性的改變似乎不如預期中來得大，男性仍享有較多的財富與特權，很清楚地，全球各地的情形均是如此——若要追求性別平等，男人就將失去更多，畢竟男人一直得到較多的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舉例來說，在職場或是權力運作的面句，男人一直得到較多的肯定和認可；但另一方面，男人在人文學科之學習上以及人際關係卻又較失勢，所以若是要明列一張收支平衡表來討論當今性別秩序中的男性損益得失，恐怕無法如會計帳目一般，有明白的底線或扣除成本之所得等結果，有就是說得利的男性和付出較多者不會是同一個個別男人，男人也是相當異質的，所以他們對於「性別平等」的反應也就態度相當分歧。

事實上，男人支持性別平等也是有一些可觀的歷史淵源的，而女性和男人結盟而成功爭取到權益的事蹟，也有史實可考，全球各地都有相關例證。

所以男性對於「性別平等」，立場是分歧的，而在原則上或是實踐上的不一致，也是要留意的。

五、樂觀的基礎：追求平等的能力與改變的理由

陽剛特質的多樣性以及男性／孩促進性別平等的能力已有文獻證實，儘管霸權式的陽剛特質仍佔上風，但是其他的模式也漸浮現出來，作者在此舉了一些研究實例來作佐證。而其中的北歐模式及其男性經驗尤其證實了男人的性別改變和促進平等之能力，但是 What reasons for change are men likely to see? 作者整理出以下四點：

- (1) 男人不是孤立的個人，男人也會和其他的女人有或是建立關係，而這

就是男人為了關係性利益，有該促進性別平等的理由所在，舉例來說，身為女兒的爸爸，男人就該會照顧人，有該關切女性的人身安全自由或能有平等的機會來發揮才能等議題。

- (2) 男人也希望能避開性別秩序對他們產生的毒害，如容易因意外致死，較容易被謀殺或是自殺，經濟壓力較大等。
- (3) 若是男人能了解追求性別平等能促進他所在的社區之整體福祉，他就會支持這個價值與理想，像是貧窮或低度就業的問題，若能透過彈性的性別分工來加以改善，可以讓陽剛特質鬆綁，而家計可以男女共同分擔，家暴問題可望減輕。
- (4) 若是知曉性別平等之訴求是隨著政治民主和族群平等而來的，那麼人權的價值就該是呈現在各面向的廣泛民主追求。

六、悲觀的基礎：陽剛政治 (masculinity politics) 的形塑

男性運動已經有多樣化的呈現，例如在一些已開發國家有白絲帶運動，男同志發起的反歧視運動等，但是也有許多反挫，例如許多動員男性的運動常會誇大化女人的力量，刻意將男人與女人對立，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護衛性別不平等力量常是國家主義，族群、宗教或經濟運動的副產品，在全球規模的新保守主義影響之下，就是自由市場和個人主義，拒絕國家控管力量所造成的政治和文化氛圍 (原文頁 1815 中)。

新自由主義的「性別中立」原則，其實有許多問題，見作者在原文 (頁 1815-1816) 之討論，作者在這個部分提到了國政府層次、宗教團體、跨國媒介組織中的陽剛政治運作，也提到了商業化的體育活動 (commercial sports) 所造成的效果，其中充斥著保守的性別意識型態，更造就了性別不平等。這是當今我們推動新性別平等要去處理和面對的政治情境。

七、朝向全球架構向前行

揭露出陽剛特質的多樣性，男性／孩的生活就可以開展出更多的可能性，而男女兩性也就比較不會認為性別不平等是無法改變的。而有一些男性團體也就較可能投入而促進變遷。

結盟是相當重要的，不管是在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的層級，男性和女性的合作可以促成為他人著想與發聲的傾向，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廣泛的支持力量加入以便一同努力，但是，我們不能期待普世對於性別平等，因此就會有共識產生，有可能的只是男性因此更能接受「支持性別平等」的價值。目前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啟動男性願意改變的能動性與共同責任感。

由此觀之，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CSW) 最近的會議就相當有趣！Connell 在本文最末描述了 2004 年 CSW 會議的進展，在妥協之後最末呈現出來的國際協定是肯定男性在性別平等推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Connell 認為這份協定極具重要性，至少已經開始賦予男性參與促進性別平等工作有正式的一席之地。男

人可以將「性別平等」當作一項有創意且愉快的任務，是一項為了實現社會正義以及為大家（包含女性與男性）提供更好生活品質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而這也可以讓男人的生命各面向都因而充滿著活力。

問題討論與心得感想：只從聯合國 CSW 會議所得之協定與結論，就要尋得出路，是否會過度簡化性別政治運作現實了？而這就延伸出一項我的疑慮：這樣一篇論文似乎是在為聯合國 CSW 之會議成效背書，整體而言，作者沒有強而有力的論證，全文大多是資料整理和現況描述，似乎深度不足，有點可惜！Connell 應該是著作等身的，性別教育的論文佳作也不缺，為何讓我們讀這一篇呢？請討論意義何在？